

楼含松 主编

# 中國歷代家訓集成

①

樓含松敬署

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 
浙江古籍出版社

2016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

楼含松 主编

# 中國歷代家訓集成

清代編六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 
浙江古籍出版社

## 本册目录

## 清代编六

诒谋随笔 .....	但明伦(6259)
训子语 .....	高梅阁(6317)
示儿长语 .....	潘德輿(6324)
黜邪家诫 .....	潘德輿(6346)
游思泛言 .....	王汝梅(6352)
有山先生诫子录 .....	桂士杞(6362)
家言随记 .....	王贤仪(6385)
资敬堂家训 .....	王师晋(6587)
宗约 .....	孙希朱(6602)
母教录 .....	郑 珍(6609)
朱氏捐产赡族斟酌范氏义庄章程损益变通规条 .....	朱次琦(6617)
尊小学斋家训 .....	余 治(6621)
维摩室遗训 .....	庄受祺(6628)
曾文正公家训 .....	曾国藩(6698)
携雪堂家训 .....	吴可读(6770)

## 诒谋随笔

(清)但明伦

《诒谋随笔》二卷，清但明伦撰。

但明伦(1782—1853)，字天叙，号悖五，又号云湖，贵州广顺州(今贵州长顺)人。嘉庆二十四年(1819)进士，由翰林院编修考选陕西道御史，累官至两淮盐运使。曾领导组织扬州人民积极抗击英国侵略军，受到了扬州人民的高度赞扬。另著有《读史管见》《耕织器具图说》等。

《诒谋随笔》是作者所撰的一部随笔式家训，书名源于《诗·大雅·文王有声》：“诒厥孙谋，以燕翼子。”意在训诫子孙，遗泽后代。全书涉及到教育子孙如何治家教子、为人处世、读书治学等各个方面。作者十分注重对子孙后代的培养，认为要从小培养孩子的心性，使之从小受到礼仪的熏染。同时严厉指出，在这一过程中，不能姑息子弟的不良言语和行为，这样才能“偶有不是，方知自责；偶有懈惰，亦知自勉。”在为人上，作者重一“恕”字，所谓：“人能行恕，则终身皆是顺境，到处皆是乐境。”而对于士大夫阶层，他要求无论处在什么位置，都要注意自己的言行，为普通民众树立表率，引导社会风气。关于读书治学，他则认为要为有用实用之学，做有益于国家的栋梁。因时代的限制，书中也有迂腐糟粕之处，如一再强调要坚守“三纲五常”不放弃等。

该书常见版本有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本。(杨婷婷)

### 诒谋随笔卷上

孺子天性未漓，一啼一笑皆动以真。孩提时知爱其亲，虽人有诱之者，不可夺也。此后知识渐开，欲葆其本真而防其外诱，全在四五岁时父兄早为留神，不可轻易放过。譬如伏腊岁时、祭祀婚嫁，于升降拜跪、揖让周旋之际，使之从旁观之，亦必安帖不敢妄动，非有人束缚其筋骸

也，迨见之既熟，且亦自学拜跪矣。又如提携挈抱日游于市井繁华之地，纵观于歌舞杂剧之场，耳濡目染，亦必喜跃有动于中，非有人口讲而指画也，乃见之既多，且亦自为歌舞矣。以此知见闻所积，最易薰陶，习惯自然，万难更改，有基勿坏，是所望于贤父兄也。尝见乡曲中日携其子遨游廛市，以戏弄之物娱其心，以华饰之具纵其目，以甘美之味悦其口，教之诙谐，教之詈骂，教之诳谎，方且诋诃然称其聪敏，旁人有非之者则勃然怒，虽后日入塾，习气已坏，教诲难施，更又多方护短，不唯不知其恶，而誉儿之癖，竟有他人不能赞一词者。乃未几而戏玩之物、华美之具、甘美之味皆不足以娱其目、悦其口，变本加厉，踵事增华，奢侈荡僻，骄傲邪淫，无所不至，而乡之教其诙谐、教其詈骂、教其诳谎者，皆一一施之于父母之前。是时也，忍之不可忍，制之不能制，吞声饮泣。小者受其侮逆，未能享其奉养而赍恨以终；大者因其祸败，并且受其株连而负刑以死。是岂其秉性之特异于人哉？盖纵之使然。其所由来者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语云：“习与性成。”又云：“少成若天性。”谚有之曰：“溺爱出败子。”岂非父兄之责欤！

子弟固乐有贤父兄，父兄亦望得佳子弟。丹朱、商均皆不肖，岂尧舜之过哉？要知所谓不肖者，丹朱不能肖尧之峻德，商均不能肖舜之元德耳。乡使尧时无舜，舜时无禹、皋、稷、契，则丹朱、商均虽不肖，不如是之甚也。今所望于子弟者，只要驯谨受教，勤读经书，不逾礼法而已，非有深责苛求也。古之所谓不肖者厥有太甲，乃于桐宫密迩成汤之训，自怨自艾，迁义处仁，自谓“不明于德，自底不类”，盖深羞其不肖也。又言：“天作孽，犹可违；自作孽，不可逭。”非实实在自讼复于无过，安能有此深切之言？世惟中人之资最多，固不能无过，亦非沉溺而不能改过者。或少时亲过于慈爱，未免有放纵处，迨知识渐开，即父兄不加严训，不及觉察，犹当翻然改悔，急早回头，况父兄谆谆教训而置若罔闻，切切指责而不知悔悟，是则怙恶不悛，成为不孝不弟、不忠不信、无礼无义、无廉无耻、天地间一大罪人。念及此，岂可不为寒心哉？子弟具有天良，自求祸福，又不得专委之父兄也。

人常与善人居，薰陶渐染，久久亦必化而为善。况童子天性未流，

知识初开，果能使之日日耳闻皆善言，目睹皆善事，再于读书时将圣贤三纲五常之道提撕而警觉之，勿令与匪人交，勿令与俗人处，如此而不变化气质，日进于善者，吾不信也。但使勉为君子，不至流于小人，则是贤子贤孙，穷可也，达可也。

子弟幼年入塾，须以《小学》《曲礼》《少仪》《内则》诸篇教之。虽洒扫之事，当令其躬习，使知卑幼奉事尊长之道在所宜然，自然骄惰之志无自而生。至于应对进退，更宜口讲指画，委曲形容，日日学习，不可少缓。尝见乡间子弟所见者皆农夫牧豎，所闻者皆俚语村言，即或延师授学，不过三家学究教以《兔园》册子，一切礼节未见未闻，一旦见衣冠之人，俯颈缩头，跼天踏地，语言无味，面目可憎，是岂皆材质之不美哉，囿于乡隅，失于训教故也。是以宣圣于互乡之童子，许以进见，阙党之童子，使之传命。盖以童子虽幼，惟恐习于村究，不知大体，故亟使之亲师友、习礼仪，以作其振拔有为之气也。

孟子谓：“中也养不中，才也养不才。”“养”字最亲切有味。譬之禾苗花卉，苟得其养，则佳者益佳，劣者亦变而为佳；苟失其养，不惟劣者愈劣，即佳者亦变而为劣矣。转移心性，变化气质，全在乎诗书礼乐。孔子曰：“爱之，能勿劳乎？”是在乎善用其爱者。

子弟日与善人处，未必尽得其善，一与恶人游，则已全得其恶。一薰一莸，十年尚犹有臭，防之可不谨哉！谚有之曰：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”古语云：“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。”体此四语，可以教子弟矣。

人须知惜物力。昔贤有云：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。”子弟少时即当使知稼穡之艰难，创业之辛苦，勿令习于奢侈，至强壮时，俗制之而不可得也。天地生一物，长养生成甚不容易，所以供人之用也。用之非我一人，以我一人而耗数人之用，且耗数十人、数百人之用，天地必不能容。《周书》数纣之罪曰“暴殄在物”，王者暴殄且不可，况士庶人乎！要知此物非我分所当用，则不可替用，一替用则获罪戾，即幸免于罪戾，亦必折销福寿。至分所当用与夫不甚稀罕、降而至于不甚贵重之物，亦当撙节而爱惜之。如一衣一冠已足用矣，又多求之，而置前所有者而不用，又复求之，而置继所求者而不用，

久久皆成废物，委而弃之，是孤负此物力也。又如一饮一食及宴宾茗酒，酒醴足尝，肴馔足食，亦云可矣，乃以一鸡半豚为鄙畜，而力索珍馐，以四簋八簋为简疏，而必求方丈，所食不过一饱，所费已至万钱，任意奢华，甘心暴殄，徒竭物力，早犯天诛，或冻馁及于本身，或饿殍延于后世。盖人生衣禄各有分量，一经替逾耗费，早已暗中折销，所以谆谆诫语惜物力者，正为自己惜福泽也。《书》曰“慎乃俭德”，又曰“克俭于家”。放勋茅茨土阶，大禹卑宫菲食，汉文帝夫人衣不曳地，以及《传》所称衣不重裘、食不二味、大布之衣、大帛之冠，史所称着浣濯之衣、禁珠翠之饰、不作百金之台、不进异味之膳者，俭德堪钦，史册纪美。帝王且惜物力，况乃士大夫，况乃庶人！

姑息易以养奸，治国如是，治家亦然。凡子弟有不善，须以家法督责之。《彖辞》曰“家人有严君焉”，严则非姑息矣。国有乱臣，家有逆子，皆从姑息中来。子弟少时所言所行，父兄毫不加察，而欲其自责自勉，不亦难乎？须是自幼使之知何者为善，何者为恶，何者在所当言，何者在所不当言，何者在所当行，何者在所不当行，防之既严，久而习惯。至知识渐开，自能就平日所闻所知者尊而行之，偶有不是，方知自责，偶有懈惰，亦知自勉。若平日不教训，教他责个甚么、勉个甚么？孟子谓“父子之间不责善”，此特就其变者而言，抑或有所为而言，故于匡章父子责善而申言之。若论其常，则义方之教，岂容姑息？孟母择邻三迁，母教传于万古，岂姑息之谓哉？母教且然，况乎父教！

子弟先要诚实，亦要父兄平日所言所行、处己接物皆事事诚实，子弟自来见闻皆是如此，自然照着样子做去，断不至于伪诈便辟一边。若秉性有偏，赋才不一，聪明者可爱而未必可恃，鲁钝者可怜而实有可期。盖聪明一误用，则多人于邪，而才足以济其恶，防之实难；鲁钝无妄念，则易入于正，而力足以持其久，教之甚易。故圣人之门，曾子独以鲁而传道，堂堂乎张难与为仁。孔子以友便辟为损，聪明才辩顾可恃哉？然沉潜刚克，高明柔克，因才施教，天下总无可弃之人。能于聪明之人格其非心，使之入于正道，则事事领悟，且闻一知二，可得一贯之传，故圣人亦思得狂狷而与之也。若夫鲁钝之人，本自质朴无华，使自幼失教，

亦将染近时习气，渐学为伪，孔子所谓“佞而不愿，怙怙而不信”，今之愚也，诈而已矣。总之，“诚实”二字，无论沉潜、高明皆不可少，成人不成人之分，端视乎此。故子弟若有浮伪之萌，无论大事小事，须尽除之。

祖宗有房产贻子孙，足以供其读书，不致令其谋生而已。若毫无基业，则谋生之未遑，焉能读书？特不必过多耳。唐尚书张嘉贞不营家产，尝曰：“比见朝士广占良田，身没之时，适足为无赖子弟酒色之资，吾不取也。”余论之曰：“诸葛武侯家有桑八百株，王猛以十具牛付其子，使免冻馁而已，既不以多藏纵其私欲，并不以无基失其继承。子之克肖，命也，其不肖，亦常也。必欲以己之所能望之，智者不为也，况遗以利乎？”此论为父之道则然，若子孙则宜自奋，自奋者不假凭借，亦能振兴。不然者，则八百桑、十具牛亦不过供其一二日酒色之资耳。

父母惟其疾之忧，无论富贵贫贱，莫不皆然。对孟武伯而言，则主富贵说之意尤多，盖贫贱之家，只是忧其劳苦致疾，而忧其饥寒之意为多。若世禄之家，则敝化奢丽，皆得以随其所欲，无所不为，父母虽纵之，未尝不虑其以此致病也。夫饮食男女，以及寝处游观，受之以节则无伤；若纵其所欲，则养人之物皆足为戕身之具。故贫贱人致疾之事少，富贵人致疾之事多。注曰：“人子体此，而以父母之心为心，则凡所以守其身者，自不容于不谨。”“守”字极精，“凡”字所包尤广。

吉凶悔吝，各有其几，譬如立竿见影，有响斯应，君子所以戒慎恐惧，以审其几也。日逐逐于纷华靡丽之场，早蹈危机，而以为安乐，亦可哀已。君子见几而作，不俟终日，慎言语，节饮食，谨嗜欲，作事谋始，果行育德，惩忿窒欲，迁善改过，皆谨于几先也。至于上交不谄，下交不渎，知微知彰，知柔知刚，则临时之几也。不能致谨于平日，焉能取办于临时？理不能明，几何能见？

心要实，又要虚。惟实故虚，惟虚故实。不能实则不能虚，不能虚则不能实。立诚之谓实，无欲之谓虚。本无忠信之心，则满腔浮华，满腔诈伪，虽闻善言必不能入，虽睹善行必不知好。此不能实则不能虚也。本无谦逊之心，则皆自满假，皆曰予智，忌克不遑，焉能载道？矜伐不遑，焉能受益？此不能虚则不能实也。譬如镜，其底实矣，实则明，明

则化，妍媸并照，过而不留，何其虚也。譬如水，其中虚矣，虚则受，受则多，江海之大，满而不溢，何其实也。合而言之，忠恕原是一贯，诚谦只是一理。

记诵之功，惟在成童以前。盖其知识未甚开，不必责之以讲义析疑也。第以所诵习之经授之，令其勿遗勿误，务求烂熟而后已。此后逐处细加讲解，道理易明，可以终身不忘。余幼承庭训，十岁外即熟记四子书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，不知周诰殷盘之佶屈聱牙也。大抵中人之资，弱冠后所读之书，易得亦易失，迨五六十以后，凡前所强识者，不能尽述其文，惟弱冠前所记，默诵之而百不遗一。昔人云：“少年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”俚语云：“一寸光阴一寸金。”爱子弟者，当为惜此分阴也。

善事父母者，听于无声，视于无形，一举足、一出言不敢忘父母，则所以体亲心、先意承志者，庶无所遗，而守身保身之道亦庶几无失矣。失身者必亏体辱亲，“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。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。”我不能报亲恩于万一，已获罪于天矣，又不能为善以保令名，而为不善以贻羞辱，父母不愿有是子，覆载岂容有是人乎？

真西山先生曰：“爱其亲者，及其犬马，况其左右使令者乎？”夫犬马恶足爱，以其为亲之所畜养者，不忍伤之。使令者恶足爱，以其曾伺候于吾亲也，不忍弃之。推而上之，宗戚里党，皆吾亲之所周施款洽者也。又引而近之，伯叔甥舅、从兄弟及姑姊妹女子子，皆吾亲之所亲爱矜恤者也。忍疏远而漠视之乎？再由是而近焉，尤为骨肉之亲，更不待言矣。间尝论之《记》曰：“先生书策琴瑟在前，坐而迁之，戒勿越。”视先生之物如此，则所以事先生者可知。事先生如此，则所以事父母者可知。不能读父之书，手泽存焉故也。不能饮母之栉椹，口泽存焉故也。书也，栉椹也，物也，以口泽、手泽之存而不能读、不能饮，况于父母所亲爱哀矜之人，心血存焉，而能勿爱重而保护之乎？即未奉父母之命，犹当仰体意指而求所以安慰之，所谓养志也，所谓“视于无形，听于无声”也，此孝子之道也。子有二妾，父母爱一人焉，子爱一人焉。父母曰：“是善事我。”子行夫妇之礼，虽父母没，不衰。即此一端推之，则凡父母之所命于子者，终身如闻其声，谨慎勿违，亦可知已。

“天理人情”四字，离开不得。存天理，断无不合人情。顺人情，即是能合天理。孔子曰：“畏天命。”《诗》曰：“畏天威。”《书》曰：“谨天戒。”曰：“敬天休。”《易》曰：“顺天休。”皆天理也。合天理，天必佑之，是谓天休。背天理，天必谴之，是谓天威。天将谴之，而犹望其悔过自新也，尝示之兆以警之，是谓天戒。太甲曰：“天作孽，犹可违。”非天孽之可违也，过于前而悔之后，处仁迁义，不复自作孽，则天亦不降之殃，所谓违也。《大学》传曰：“拂人之性，菑必逮夫身。”《书》曰：“自绝于天，结怨于民。”凡不顺人情者，未有不干天怒也。此皆言王者事天治人之道则然，而有家有身者皆当以此自勉自谨，故畏天命为君子三畏之首。至于畏天威、谨天戒，则当曰帝王之尊且然，况士庶人乎！

范浚《心箴》曰：“天君泰然，百体从令。”天君，心也，然必人心纯乎天理，而后可以宰制万物，不使妄动，而皆从我之令，是以谓之天君。若小人为众欲所攻，则其心为禽兽之心，何天君之足云？

“恕”字最好，人能行恕，则终身皆是顺境，到处皆是乐境。今人责人则明，责己则暗，爱己则厚，爱人则薄。偏则私，私则贪，贪则忿，忿则逆，何顺之有？何乐之有？能以责人之心责己，不惟远怨，且可到圣贤地步。以爱己之心爱人，能近取譬，即是行仁方法。

学者须是善用其聪明。何谓善，何谓不善，审乎正与不正而已。用于正，则日进乎高明，无论贫贱富贵，皆行之以正，莫非坦途。用于不正，则心为形役，日就乎污下，岂惟心劳日拙，必至蓄怨稔恶、亡身败家而不可救。彼方自恃其聪明，而谓人莫予敢当也。《中庸》曰：“人皆曰予智，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，而莫之知辟也。”《孟子》曰：“其为人也小有才，未闻君子之大道也，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。”此皆误用其聪明者也。《书》曰：“毋作聪明。”又曰：“自用则小。”《诗》曰：“哲人之愚，亦维斯戾。”哲人之愚，皆自作自用之谓也，良可悲矣。

处邻里乡党，以和为贵。和则睦，乖则离，离则祸将至，故曰和气致祥，乖气致异。惟和之中，当以礼节之，以义裁之，乃为和而不流，和而不同。不然者，非阿比狎褻，即同流合污，恶足贵？圣人之道，有始终本末，有表里精粗，学者不可躐等，只须按部就班，循序渐进，要日新又新，

毋或作或辍，所谓行远自迩，登高自卑，自然由始至终，由未得本，由表及里，由粗入精。不多学，何能一贯？不博学，何以说约？

虽有嘉肴，弗食，不知其旨也。书之味至美而无穷，非饜饫之，咀嚼之，则其味不出。稍稍涉猎而得其糟粕，遂俨然道在是矣，道岂若是之易哉？岂若是之浅哉？深索潜玩，忽然有得，得而贪之，不厌其多，精益求精，不遗毫末，至睅然见于面，盎于背，庶孔颜乐处可寻也。

《论语》首章言学，“学”字所包者广。不学则何以为人？而为人必自孝弟始，故次章即叙有子之言，谓孝弟为仁之本。而为仁必本于忠信，故以巧言令色为戒，而复以曾子省身之言继之。夫有子之言似夫子，曾子得圣道之传，而大旨不外乎孝弟忠恕，为人之道统于此矣。能为人子、为人弟，然后可以为人友、为人臣，事虽各殊，而理则一，只是各尽其性之所固有而已。孔子谓：“君臣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”《易·彖辞》谓：“父父，子子，兄兄，弟弟，夫夫，妇妇。”言各人有各人之道，不待外求，不容亏缺，能尽其道则得为人，不能尽其道则不得为人。至于不得为人，将自居何等乎？俗语云“做人要紧”，语最有味，盖人亦视乎愿作何等人耳。孔子辨别君子小人之居心行事最严，而详其端则自为儒始，其事则自所喻始，其功则自戒惧慎独、肆无忌惮分，其学则自上达、下达分。孟子谓“择术不可不慎”，为矢人为函人，仁与不仁，在人自择，以小喻大，不为尊爵安宅之人，即为人役之人。做人要紧，总不出“孝”、“弟”、“忠”、“信”、“礼”、“义”、“廉”、“耻”八个字。

今有人执途人而语之曰：“汝小人也，人役也，贼也，穿窬之盗也。”则必勃然怒，奋然起，必思所以洗此名也。乃其存心行事，实有此数者之实，不思所以去其实，而徒避其名，岂非自欺而欺人乎？即或人可欺，天岂可欺乎？只要早晚自问：我为儒、我自喻、我之存心行事能免于小人否？我之仁智礼义能免为人役否？我之忠信廉洁似是而非否？同流合污，能免于贼否？色厉内荏，能免于穿窬之盗否？果能自信无有，岂第免此数者之名，为君子、为善人、为贤人、为大人，皆基乎此，是在人之自择耳。

处世之道，只“谦让”二字。除却三纲五常不肯让人居先，其余皆当

退一步想，则境界自宽，心中亦自宽绰有馀，多少快活。

尝见一联云：“醴泉无源，芝草无根，士贵自立；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，民生在勤。”余曰：此座右铭也。子弟当以此语日日三复。所谓自立者，当以孟子引陈颙颜子公明仪之言及“豪杰之士，虽无文王犹兴”、“虽有恶人，斋戒沐浴，则可以事上帝”之言参观。所谓在勤者，当以《易》之“自强不息”、《书》之“功崇惟志，业广惟勤”“无怠无荒”、“所其无逸”、《诗》之“日就月将，缉熙敬止”、《孟子》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之言参观。余又尝谓“流水户枢”二语，可借以进德，亦可借以养生。人能习劳，则血脉流通，疾病自少。尝见某先达，每饭后须走千馀步，至少亦四五百步，年七十馀，步履如飞，精神矍铄。故知宴安酖毒，非徒败德，亦足戕生，虽不必如道家之求长生而坐功，亦必学陶侃之惜分阴而运甕。

待人须是宽厚。只要自家立地稳，即见恶人亦无害，所谓不恶而严也。柳下惠之言曰：“尔为尔，我为我。虽袒裼裸裎于我侧，尔焉能浼我哉？”可谓和矣。然孟子称其不以三公易其介，可见真有不能浼之道在。所谓和而不流，和而不同也。圣人不为已甚，虽互乡之童子、淫乱之南子亦见之，究于圣人何损？又谓伯夷、叔齐“不念旧恶，怨是用希”，今人嫉恶太严，彼方欲悔过自新，而我乃指其前日之不善，而显暴之于人，使彼终身不得为人，则怨毒之甚矣。故曰：“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乱也。”

善事父母者，必能保身。孔子曰：“父母惟其疾之忧。”曰：“一朝之忿，忘其身以及其亲，非惑与？”孟子曰：“事孰为大？事亲为大。守孰为大？守身为大。”皆保身之义也。此言乎为子之道则然，若由孝以推，则所包甚广。故论道者须要看得广大，又要看得变通。曾子得圣道之传，以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保身之道至矣尽矣。而又曰：“孝始于事亲，中于事君。”又曰：“以孝事君，则忠。”又曰：“事亲孝，故忠可移于君。”以此观之，则所谓保身守身者，尽其正道而已，非自私其身也。《记》曰：“事君不忠，非孝也。战阵无勇，非孝也。”孝为仁义之本，未有孝而不能居仁由义者。忠可移于君，当以国而忘家、公而忘私之义参观，尤当以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之说参观，始于事亲终于立身、不失其身乃能事亲之义方说得圆足。

德行，本也。文艺，末也。士不为有本之学，而徒文艺之求，即或淹博古今，高谈雄辩，不入于捭阖纵横之辈，亦不过侈谈风月，徒采春华，究于实用何益？且恐徒恃文才，不循规矩，日趋于妄，遂致以才济其恶，行伪而坚，言伪而辩，学非而博，顺非而泽，在家坏家，在国坏国。彼之文艺岂不奇美，可诵可传哉？为学时不讲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之事，则所学皆伪，专以矫情饰貌欺人，逞其辩才，肆其利口，一旦得志，瞽乱黑白，颠倒是非，罔上行私，植奸树党，作聪明以乱政，诬古制以济奸，甚至以祖宗不足法、天命不足畏、人言不足惜，此其异端邪说，仍假托于圣人之门。呜呼！世变至此，亦大道之不幸也！故诚意一章，为人鬼关头，学者于此辨之宜早。

今人有衣履误蒙不洁，则必速去于身而洗涤之，若涤之犹有痕也，则弃而更置之。又有器物误遭缺陷，则必痛惜于心而补缀之，若补之犹有迹也，则弃而再易之。至于身蒙不洁，行有缺陷，则恬不为怪，毫不知羞，方且多方掩着，以为人不及知也。岂知人之视己，如见肺肝，虽不肯面加指摘，而鄙夷不屑早为之冷齿矣。是自爱其身不若衣履也，不若器物也，则必污秽日增，缺陷日甚，终不得为人也。

天地间只有三纲五常为重，须要各尽其道，十分完足，倘有些子亏欠，则仰之愧于天，俯之忤于人，此为天下第一件可羞可恶之事。舍此之外，不惟衣服饮食居屋不如人不足为耻，即功名不如人亦不足为耻。盖离却纲常之外，并无德行，有何功名？世未有功名不本于德行者。居大官，食厚禄，蝇营狗苟，鼠窃狼贪，充其分量，穿穴逾墙之盗贼而已矣，吮痂舐痔之鄙夫而已矣，岂功名之谓哉？终身守着纲常，尽得一分力量，即是一分德行，即是一分功名。由一分推而至于十分，无所亏缺，即为天之尊爵、世之传人，人不得而贵贱之。此为古今第一功名。

人为私欲铜蔽，譬如纳诸罟获陷阱之中，又如加以狂狷桎梏之苦，终是无一时快活，无一事开展，惟蓬首垢面，至死时而不悔，至死时而不知。岂不哀哉！岂不愚哉！乃旁观者代为之哀，而彼方自以为安乐也；深悯其愚，而彼方自以为聪明也。父母非不爱之，而无可如何；天地非不悯之，而无可如何。所谓“自作孽，不可活”也。倘能一旦悔悟，脱此

韬蔽，于光天化日之下，安宅正路之间，自在游行，俯仰自适，心广体胖，心逸日休。有如身坐堂上而判堂下之囚，各如其人之所自取而罪之。又如身居壁上而观壁下之战，皆不知自濒于死而甘之。乃回忆从前我曾为此中人，已走死路而幸得脱也，前为罪人，为禽兽，今为正人，为君子，方不负父母生我，天地成我。

人要看得自己小、自己轻，又要看得自己大、自己重。盖把自己看得太大、看得太重，则骄慢之心生，久且肆无忌惮矣。古人卑以自牧，兢兢业业，愚夫愚妇一能胜予，帝王且然，则修己者可知。孔子谓：“君子怀刑。”岂自大者所能知此？把自己看得太小、看得太轻，则怠惰之心生，久且甘自暴弃矣。匹夫稍知自爱，黽勉有为，至性至情，皆可传诵，野老且然，则自立者可知。颜子谓：“舜何人？予何人？”岂自小者所能知此？要知人之生，无不秉五行之气，即无不受五常之德，所谓仁义礼智信，即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理。人不得五行之全，即不能生。既生矣，则仁义礼智信之德原我所自有，较之古圣贤并不少分毫。天以至全至美者予我，而我自失之，岂不可惜？迨失之既尽，则自绝于天矣。人惟不自大，斯能敬谨恐惧，侧身修行，可以事天；惟不自小，斯能困知勉行，强恕求仁，可以格天。

道理最精，心粗者不能入。道体最大，志小者不能容。道源最深，量浅者不能穷。但使收敛其心，坚忍其志，扩充其量，勿使物欲肆之，勿使外诱夺之，勿使障蔽碍之，自能由粗及精，由小得大，由浅见深。

《大学》传谓：“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。”此为修身君子言恕道则然，即孔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之意。若人责己，则当以此反观。今或市井之人，或农夫野老，或与我素不相合但有求诸己者，我当自勉为之，不必问其人之有与否也。有非诸己者，我当自勉改之，不必问其人之无与否也。

人必喜闻过，而后可以学为圣贤，故孟子先序子路喜闻过，而继以禹拜善言，终以大舜乐取人以为善为至大。盖惟圣人尝歉然不自满假，故能自始至终取人之一才一智以成其圣也。泰山不让土壤，河海不择细流，其高深岂徒然哉？

人把自家看作凡庸之人固不可，把自家看作圣贤之人尤不可。看得太无用则自暴自弃，终是个废物，不得为人。自看得太高明则自满自足，终是个假货，不得成人。要念念欲为圣人贤人，尝存“舜何人也？予何人也”、“文王，我师也”之说于心，不肯轻易让过。又要念念谓我不能立志、不能用功，假托于圣人之门，竟无一念一事体贴圣人之教，常存此心，自然外诱屏绝，一心不敢稍放，一念不敢妄动，一言不敢易出，一行不敢轻举。或是气质有偏，学识未深，阅历未到，把持未定，不能无过差处，一经自家见得是错，即不妨口中说出，自怨自责，更对别人招认，求他相劝相规，断不肯欺己瞒人，如讳疾忌医，至于灭身而不悟。如此循序渐进，不患不到圣贤地位。

今人置一器、购一物，必再三审慎辨其真假，以为假者不适于用，且恐以假乱真，大误事也，独于立心行己、有关于终身之得失成败，则多不辨真假。始犹多方掩着，自欺而又欺人，至于久假不归，即使经纬事业弥缝过去，终久亦必有破绽，到底一空。惟“真”之一字颠扑不破，磨灭不了，上天下地，千年万古，只是此一字撑住。

《论语》谓：“君子之过也，人皆见之。”人何以能见君子之过？只是君子处处正大光明，诚心接物，偶有差错，如青天白日忽然昏黑，不久仍复光明，正于过见君子。今人抵死不肯认错，千方百计遮饰弥缝，是以人不得见其过，如黑天暗地件件瞒人，人亦被他瞒过，到底成就了一个欺心真小人，终立不住青天白日世界。

君子庄敬日强，小人安肆日偷。庄敬，《中庸》所谓戒慎也。安肆，俗语所谓懒散也。心一懒散，则耳失其聪，目失其明，手足筋骸皆无所主，德业何由而成？罪恶且将日积，即做得高，亦不过西晋放旷人物，为礼法名教罪人，有何益处？要求免此弊病，只是一个“敬”字。

天地之大，何所不容？江海之深，何所不纳？故为人须要宽大。四时之行，各以其叙；百物之生，各得其养。故为人须要温和。人一褊急，则非载道之器，并非造福之基。烈风不终日，暴雨不终朝，调促弦易断，策疾马易颠，物理如是，人情如是，天道如是。

众怒难犯，专欲难成，不特纵私横行者当以为戒也，即心本无他事

所当为亦必度己之德，量己之力，审乎时势，察乎人情，委婉开陈，多方调剂，到得人人信服，人人乐从，然后次第举动，乃能观厥成而可久。不然者，虽是极好心肠，极好事体，不先令众人明白分晓，又操之太急，好心亦看作坏心，好事亦终为坏事。信而后劳，《盘庚》《洛诰》所以克底于成也。

君子既当责己，又须谅人。惟能谅人，乃能恕人。见识不到，思虑不及，力量不济，致有错失，此无心之过也，当谅之恕之。至于再三教之而不改，反复导之而不从，则为有心之恶矣。彼既怙恶不悛，为上者岂可纵恶不治？然必须自问，果是教之导之否？果是不改不从否？至于无可如何，而后治之，所谓“惟仁人为能爱人，能恶人”。

处事处人，只一再思便有正道理，便可照理区处，若再疑再虑，则滋惑矣。《书》曰：“蓄疑败谋。”谚曰：“多思入魔。”譬如日习见之字，注目久视之，转疑不成字矣。又如镫下静坐，疑鬼疑神，疑之久则本无声而有声，本无形而有形矣。故多疑多虑者，终身无一事办得去，终身无一事办得是。

服之不衷，身之灾也，鹮梁之诗，君子慎焉。人于自家才德未有不知者，譬如负担，或百觔或数十觔，须适如其肩力，不然者惫矣；又如奔走，或百里或数十里，须适如其足力，不然者蹶矣。才只如此，德只如此，则受官受禄亦只应如此，纵令君恩有加，亦当力辞以避贤路。若不知止知足，现在所居之位已是过分，而又夤缘窥窃，不得则触望不已，若是者恒自败。或所求皆遂，而以国家重大责任肩之于一物无所见、一步不能行之身已是误事，又不安分而欲贪名取功，行险徼幸，古来国家大事，多坏于此等人之手。孔子系《易》曰：“德薄而位尊，智小而谋大，力小而任重，鲜不及矣。”夫覆竦不足为斯人惜，而鼎足以折，灾害并至，虽有善者，无如之何，此千古同恨事。其下焉者，则害于而家，足以杀其躯而已矣。

心何以存？止是时时省察便是存。心何以放？止是稍离于正便是放。所谓出入无时者，就邪正上讲，非清静寂灭之说也。兀坐空斋，神游上古，混迹尘世，梦想圣贤，不得谓之放心。只是心上守着一个“正”

字，凡动静语默，件件想一想，与我所读之书并与我所自具之天良是违是合，一有差错，即急急回转头来，是谓求放心，是谓存心。

处事只是以理胜，不以气胜。即事出于极是极正，亦当以从容蕴藉处之，一激切，则事必坏。譬如中道而行，安步徐行自然得达，若踟蹰以趋，稍有颠蹶，则一步不可行矣，岂不是一时之气误了大事？故心气和平，是处事接物妙方，而欲心气和平，涵养是要紧药饵，只是制住一个躁气。

富厚子弟多不及贫寒子弟，以其易于骄纵也。庸愚之子弟骄纵之，以昏惰而恣淫矣。聪明之子弟骄纵之，以恣睢而为匪僻矣。朱文公《论语注》曰：“爱而勿劳，禽犊之爱也。”余更进一解曰：“畜禽犊，将以杀而食之也，禽犊之爱，岂非父母自杀之乎？”须是常使他循规蹈矩，战战兢兢，一言一动皆有所畏警，而不敢放肆，到长大时得以自专。其成人与否，尚不可知，奈何自幼小时，即事事惟恐稍拂之，而使之快意适情也哉！

人各有个病，惟圣人能医之，只是药对症耳。有示其病而使之自医者，如柴也愚一章是。有知其病而各投之药者，如门人问孝、问仁、问政、问仕，皆各就其性情气质而引导之，救正之，药投病则病除矣。圣门七十二贤，皆是圣人医好其病，亦是诸贤能服其药，病除后又能调养，所以为万世不朽之人。良方具在，在人自审其病根而自医之。如子张之病，则用诚实之药；如子夏之病，则用宽大之药；如子路之病，则用慎择之药；如冉有之病，则用进勉之药；如樊迟之病，则用自治惩忿之药。又如有三疾者忌变本，犯六蔽者须好学，圣人千言万语，只是拯人陷溺，祛人锢蔽，要人成人，不忍使人不成人。然则欲为人者不讳疾忌医、甘心痼病，而何患不得为成人哉？

道理从学问中出，气节从道理中出。若气节无根本，则是血气用事，有所激则万不可耐，攘袂奋臂，指天誓日，期于必死，究之平日，心中本不知有此，稍缓须臾则索然矣。譬如醉汉，血气乱时酒胆如天，有触之者肆拳横殴，勇不可犯，哓哓不已，似有誓不共生之势，未几酒醒，颓然无些子事。气力气节一事，孟子所谓“配义与道，无是，馁也”，或以其